

集部

懐星堂集卷二十六

明 祝允明 撰

紀敘

跋宋高宗付岳武穆手敕

宋藝祖得天下雖不以兵車要爲英武之君也至於端王以浪子而失之於前康王以昏懦而不能全復之於後二君之文藝皆有可觀獨無爲國之才耳丹青翰墨藝祖豈有是哉而天下得失之效乃爾何哉二君明其

小藝祖明其大也比紹興與岳少保手救中間付屬之重處分之均期望之深非愚者所能然檜讒而岳死於前救猶兩人由其明小故反而大闇焉回視厥祖所以用曹彬趙普與斥雷德驤之事其得失粲然矣救為光祿華公汝德蔵不獨與君子之歎其亦君人者之永鑒乎

跋宋高宗付岳武穆手劄石刻

由三代而後先君嘗塵失國而繼體者中興則其賢不

肎率由以分然究其理道是不可以成敗論葢縣乎其智勇矣昔人有言項籍臨死歸恨天亡耀射殺追以示非戰罪斯羽繆也彼以攻戰為取天下之務不知善戰者乃將帥事取天下在仁智仁來遠人智收英傑羽不知也斯言政可以為若喻葢創業以仁智中興以智勇校然矣由三代而後試舉數世以參伍之葢如元始毒建安禪懷愍執天寶犇以至於㡧欽之狩者彼昭烈元帝卒不全復版章肅宗幸復而有閒然唯光武為能盡

道究而論之則智勇深淺有亡之間而已矣智非鉤箝陰謀勇非戰克攻取自其秉不共戴天之大義以爲智之根本而至於擇相簡將相時審勢知幾決策燭姦破詐察君子小人之分嚴理欲界至之辨皆智也自夫厲卧薪味膽之苦志以爲勇之根本而至夫訓武練兵信賞必罰任賢去邪不爲勢回利疚皆勇也視權謀攻戰而大者也是道也得之完者其效亦完而譽騰亦久漢世祖是也得之而未完效亦視之而譽亦視之昭烈元

帝肅宗是也若建炎之人品其去光武逺矣校諸蜀晉與唐疑可伯仲而實不及焉何也智之大者不及也貽烈之任孔明晉元之任茂弘肅宗之任長源則可謂不貳者矣凡其武功之者繇廟謨之定廟謨之定智勇是也其有偏全之間者則所謂成敗之天而其後來之得失又係乎既平之後之敬怠此別一理也若髙宗者則異矣其君臣之間日夕之所論議未始不以中興爲辭葢不勝其紛厖錯雜前三君之時不聞費冗若是也而

效卒不逮焉豈非智勇之大者未聞乎智勇之大者葢如彼而高宗昧焉宜夫顛之倒之自壞以資敵而委其事於豐敗大恥終其身與子孫數世而莫之贖也亦可痛哉岳檜之不同立誰不知之談者迄于今不二而反復其故職由諸此有國與家者宜不是鑒哉而儒生斷史案亦可以旁證互佐而得其情矣武穆受建炎手敕甚多當時皆入檢括此一紙壽春帖不知何一好事者鑱之石正足以重鵬舉之忠寃悼九哥之昏風吾姻氏

沈潤卿治地得之以表于時諸文章家題述已富予綴此論相參焉

跋宋賜江賔王進士出身敕

句曲江秀才永年爲宋進士賔王十三世孫持賔王所被敕及同年小録示予賔王紹興十八年登第注授左迪功郎揚州泰興主簿官終翰林編脩江氏冑蕃且華望其邑然賔王行業閥履他無考見其詳尋縣志無傳志近時所爲極蕪陋不足覶即問之永年亦曰歷世蔵

先遺物甚多三厄於火遂失十八九所知者如熙寜九年進士適道紹興十二年進士漢建炎三年鄉貢進士通道至大二年鄉貢進士鎮國初處士東輩與賔王畧著於志而凡公牒傳誌金石之屬具守數百年而一旦亡之又傳兵戈時失之溝瀆惟此敕録并他房所留世系圖巨軸在爾即録亦已焚其一後造室於舊壁中得之益當時有二本一手傳於外一寘壁乃知昔人藏保之圖亦已周謹然非易牆亦亡耳宋人敕告傳于今甚

多敕中語無必論嘗謂前代命官必有詞至甲遠若降
謫亦然雖似過文然上下間情文固宜傾近俞咈之風
本朝極簡重雖高位重寄若非綸綍之被不過佩片紙
往莅事行即上之使有豐德茂勳而非私家傳誌之播
則一時後輩亦往往不諦其踐履況後世乎此亦事之
宜討論者也雖然士果志乎建德植業而樹聲亦固不
以此就如賔王令聞之存亦不繫斯一卷也永年好學
善文其耀世華祖者已自立行當褎然此固其弓玉亦

紳盤也與

跋趙子昂書文賦

觀古人文可得書法觀書可得文法此具目者之能事也此卷所具亦多矣

跋趙書團扇賦

子昂書團扇賦近來頓見兩本此小字者先出精微妙麗所謂不能賛一辭

跋趙書韓詩

韓公山石句浩爛豪擅非細軟筆墨能發之而學士此筆亦復襟宇跌蕩情度濃至脫去平常姿媚百倍譬如聖后封岳省方德容正大琚衮和博擯相明習儀履安閑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可望不可學也

跋趙松雪管夫人與中峯手帖

右趙承旨手牘十一紙魏國管夫人一紙皆與天目幻住公者承旨所云悉為夫人沒後與住商評欲修事薦嚴時承旨老矣音辭究惻讀之可為興感不知當時本

老答語何以寫其憂也夫人以書般若得公讃歎致謝云云皈依之誠尤為迫切本之徒永定通作一卷令歸黄輕車問以相示余謂三士咸從菩薩地來所謂應以比丘宰官信女身而得度者因緣聚會乃如此今皆還淨土矣學士夫人不能釋然於現在之時予乃為勘破於過去之日相對一笑摩挲移日不獨以其翰墨之妙而已也

跋錢舜舉明皇擊梧桐圖

趙飛燕舞在掌上楊玉環比昭陽微有肌爲盤中舞宜也謝阿蠻等奏樂其旁而潞州别駕所按與之諧則其素習可知雖微楊玉環獨無一盤中之人哉來漁陽之鼙鼓不專在羽衣一娑娑也吾惜楊玉環受誣已久漫因錢𦍑與爲一舉末減之手

題顧司封藏舊人畫卷

舊人筆雖有高下必走法度中其下者凡耳今人縱佳者多以脫畧法度自爲高沈畦滅徑揞作意外境直愚

耳凡可也愚不可也此段不知何舊人作

跋石勒問法圖

右石勒問法於佛圖澄圖一段元人遺製也自騰蘭來法輪通流東華無礙時諸比丘亦接現神通而十六國紛亂之際最盛姑以西來者言之如鳩摩羅什佛陀邪舍竺佛念之在姚秦菩提達摩之在拓跋魏曇無讖之在沮渠涼菩提流支之在元魏求那跋陀羅之在劉宋等或以禪定或以呪術或以翻譯隨機應緣未可悉稱

如帛公之在石趙尤神也當時諸國之君類皆憍慢頑凶在十不善業中為生活而往往崇事此數公者世恒謂神者莫盛於寶誌崇者莫盛於蕭武而禍身敗國亦莫甚焉則其餘可知矣抑不然也釋伽文自以逃儲棄國而得道者其道成後謂其力可以利物福世猶之拾芥而不以為能事也故從之者寧問以無生之法奉持恭敬唯恐不得一聞而謂家國之濁惡非其所與非惟不問而且懼其以此舍我也其於此猶所謂是不為也

非不能也吾儒之教自身而家國天下本末周具為法判然而不相謀以正邪是非決之則有說矣而此則其勢猶參贊位育莫非本具而唯以用行舍藏為至義葢視人而行已不以具而不遂者為累其勢然也延陵相國棒揭日月著蔡四海其言治國平天下之道也予也亦不佞佛亦不逃儒因其教而陳其事云爾矣唐子無心應世之語畧見大致予也復一鼓啄亦聊以游戲三昧繪筆工能好事博雅者珍收之此嗣昭之美也無勞

于煩辭

題元人寫崔鶯鶯真

崔娘鶯鶯真像乃舊傳本非宋即元人名手之所摹也予向者都下曾從一見之繼於嘐城僧院中見一本大畧相類妖妍究約故猶動人第似微傷肥耳陶南村説曾於武林見崔麗人遺照因命盛子昭臨一本且有趙宜之等題詠甚詳此豈即其物歟盛君之臨本歟或好事者重畨盛本抑因陶説而想像之以暗中摸索而爲

之者鄒旣識蔑面游藝之隙漫書以記吾曾云耳噫尤物移人在微之猶不能當予之德不足以勝妖孽恐貽趙顏之感姑未暇引爾歸丹青也

跋元末諸人帖

由元末入國初一時文學無盛於浙西此皆遺陳秩維寅如倪瓚元鎮王蒙叔明謝應芳子蘭楊基孟載張羽來儀虞堪勝伯陳植叔方鄭韶九成王行止仲其著者他不啻十倍羣材茂發蒙古既不能有零落蔓草或幸

顯于天朝末之盡也卷蔵尚古覽之既多室蘭之羨亦饒黃楊之歎耳

跋太宰王先生蔵饒參政書罪言後

杜舍人以當時措置亡術失山東巨鎮作罪言信善論大事者邪饒參政以高才受藩寄與僭據者居其時又不若唐季其亦有牧之之隱憂乎然又不敢有所論述因寓懐於揮寫閒是固非漫浪為之者矣太宰太原公取而珍玩之葢特重其書耳其事其文皆非今日所取

者噫是亦公録善庸藝之餘吉歟

二研志

少宰太原公示客二研允明獲從觀焉其一形中規有柄可提銘以壁海而系之辭魏文靖公遺也一正圓若鏡山人耕土得之以呈公而公自銘者也二石皆良材固當甲品然而材之良不止是獨是著焉以其屬之公也即公之蓄固亦不止是獨是著焉以公嘗取而表之也天下之物之良而繫乎取而表之斯著焉者亦多矣

乎夫流發磅礴而異厥鍾者天之氣也凝合以成質粹雜高下不可以遷者地之宜也隨其稟以效用過則敗啚之而不究者物之材也求之乃獲表之乃貴利器以善事者人之術也天下之撰則皆若是也矣而豈惟二研然哉於是亦有以察公之莅斯世也夫研之遇取而表也以放之則山龍一人以卷之則袞揵百王此其不負公者如以辭而已也殆非研之所以望於公而自効者也非天地之所以生研而屬之公之意也小子敢云

跋元末國初人帖

元至國初善書者甚多此冊數人華光禄蔵今試因所聚取其尤者為評曰虞集如鹵簿禮官贊導應節結束弄姿稍遠大雅鮮于樞如三河壯俠長袖善舞豪鷙自擅時落俗體鄧文原如疊甓層城不勝沈實饒介如時花沐雨枝葉都新張雨如道士醮祠雖禮而野俛瓚如金錢野菊畧存别韻楊維禎如吳歌楚些時露方言陳壁如有若據坐尚有典刑宋克如初筵卣彜忽見三代

解縉如盾郎執戟列侍明光

題王安道遊華山圖後

畸叟學術淵邃吐露奇傑惜不見其至文士輩傳述仰重固知其不没没竟獨從其醫理之籍推測云爾滄洲武將軍家蔵得其華山圖子凡數十段詩文數百首首尾爛然整完發卷便攜人到異境詩句巉冐模象深古叙記脱邁人間世藝事有如此者俊哉近代當有幾何許西岳雄詭精神與人蹤迹言語間相警發者韓公杜

老潴子陳先生后乃始得叟

跋沈書徐公歸田賦

祖宗崇文教詞林鉅公黼黻皇度者後先照暎至宣英間而極盛大理先生之翰墨外大父武功公之文章皆一時獨步也然作者能事類多兼之徐之書沈之辭又稱盡美此卷所具葢其勢若勍敵而其妙若合璧者矣吾友顧啟東寳愛甚至其得之固多矣抑今日文化彌盛君之志其將兼而有之以續國華於無窮者歟

跋俞陳二先生遺槀

吳故稱多材葢不特以一藝云然醇德雅操篤行善政每多兼之至於文學其一也有如都昌五經二先生一時師友倡和嘻其盛矣今鄉後進多知其學耳若二先生之德之操之行與都昌之政則皆兼而有之謂之君子儒可也謂之卓行可也謂之循吏可也而豈一材之云乎若夫文章之間慎守彝矱有德之言則既知之矣而何足以盡之因閱子容所蔵二先生遺文輒系云爾

記錢長史荅鄒處士書事

初洪武間錫山鄒處士伯陽有昆季五人曰某某伯陽惇同氣署其堂曰聚玉取庾氏金昆玉季語也伯陽廣交納滕尚書用亨為作篆書刻枋間而同邑錢長史仲益時為太常博士伯陽以文記屬之太常報書云吾長官少卿髙公士敏及侍講方公希直方操今日文印且不苟作其言能重輕人非其筆也無足以崇兹堂者既為請之髙公業已許矣須其成也則更求諸翰苑史館

國監諸詞員詩之而王紀善尹實篆題王舍人孟端為
圖庶乎可也錢語如此第不審當時竟就緒否或得而
復失之否伯陽既往三傳以至今時用時用失親畚於
時故堂之存者惟業業家東偏空壁幾堵耳子孫亦惟
知家有聚玉堂而已文紀之徵漠如也他日時用偶語
諸人乃得滕扁於一鄰家已而裒他故劄又得錢之報
章十三數紙其間道堂名事者屢屢大率如前所云時用
近咼搆家舍咸請予為題名而以故扁示屬摹而大之

以持揭於一堂復倩述錢書以見當時事勢為曉後來乃為備紀復系之曰友于之重文章之重友道之重玆堂所繫信善矣以今百年上下隱顯之間而言之吾固善乎昔人之振當時也吾又善乎昔人之望後人也吾既善乎今人之承昔人也吾又善乎今人之望後人也若夫後人之於今人也吾又未知其善之何如也時用悠悠吾能引之引之於言者如斯而已矣

跋侍御成公紀行集

先公舉正統巳未進士其年僅百人其後以德操材器政業文學顯燿朝野登列史籍者葢不可勝紀始以文學言如侍御毘陵成公始終尚書文通華亭錢公溥文僖錢唐倪公謙都憲錫山楊公璿大叅崑山張公和修撰吳邑施公槃尚書餘杭鄒公幹都憲三山林公聰尚書關西楊公鼎大尹吳江莫公震與先公皆倡和賡載美哉渢渢乎鳴于遠也侍御文通先公尤以雅道自負交裁互賛推許不易文通謂先公古選尤傑稱為祝選

先公所稱諸公者各有在其於侍御甚至也允明兒時
習聞之後來所見諸家集亦多獨未得侍御也比道平
原侍御諸孫尚書冬官屬都水君周始以紀行編見惠
歸舟亟誦之一月三千里至家未嘗一日廢甚矣公之
能言也葢其中誠抱氣操勤勞國家寢食子美又所歷
秦隴湘桂迹亦躅杜肺腸耳目皆出没開元天寶間故
其言與合者居然妙契與强捧心顰眉者殊當不長留
天地間邪然又意公不顓在是唐宋之語葢博參焉故

其他多與杜異而竟不嘗違唐又與後來媚宋者不同科下和知之不必為彼談也集有聶臨川大年敘道此意而未盡小子喜遂昔望因題其後云爾正德辛未通家晚長洲祝允明題

朱氏家藏手劄序

故山西按察僉事鈍菴先生雲間朱公沒後諸子咸紹世業起科第躋膴仕游太學繩繩不匱間取公存時所得交游寅寀諸公手墨彙裝為卷比太學君以其一示

允明題曰見似羮墻允明閲之皆簡牘也其間如文安劉公主静中丞楊公叔璣太守張公汝弼輩及先叅政公皆宿德鉅公餘亦一時名流凡數十通類多手翰太學命允明序之允明竊多感焉諸札固皆訊答一時情事非命題創意之製而詞情諄確視其他泛泛貢諛者不同間或有及於君臣夫婦之典者讀之可見輔仁隆禮友道藹然亦可以為衆勸而非獨其後人之宜重也葢公以名進士起家為侍御史乃遷西臬所涖聲績皦

然風裁澄燿又以其緒餘發於文藝春容詞林滌去俗吏之塵故所與者無非文章政事勝流而與中丞及先公契結特厚餘光逸響輝暎三晉及乎恩賜養老優游淞泖康享上壽以終而遺澤所霈爰及諸君蔚然繼起覩斯卷之題詠亦可以占一斑矣太學之孝秀端不可揜而其榮達方始所以顯公者尤未可涯也至於餘風所激以迫小子則秪益感愧而得師思齊之力抑又多矣命不可辭漫書以復且以祝其後此者益勿替引之

云爾

跋雪夜聯句

徵雪事於文如梁園之賦於武如蔡州之捷偉然者也宋人之詠至詒時宰合鬨之嫌雪繫時事有如此其言可窺人又如此至吾中丞公與吾内外二祖武功參政諸公所賦長句詞華情致又極一時之偉矣迨卒章曰望已慰三農功尚脩六府嘻愛國憂民二言盡之此兼將相事也時諸公皆在休散獨中丞方受國寄將建方

叔之勲宜斯言之出於公也後數十年為正徳已巳端午日中丞孫勲示觀敬記

跋諸田蔵賀氏帖

公宣名振父也美之名甫子也此為吳中賀氏二儒此帖與江隂諸田皆尋常還往雜事然其詞氣懇實則為厚往復諄盎則為勤豪楮㢘約則為儉厚與儉勤皆人所可法也

題馬刑曹畫草石後

清癡君赴地下修文之代僕常墮騷壇落星之淚今日見此遺墨高木荆棘忽已移君土饅頭上轉爲酸鼻

跋亡友劉嘉績秀才手帖

協中赴長吉之召久矣僕常哭東南死却靈氣今日在孫氏又復酸鼻見此遺玉

書文選吕大夫祖邦夔詩卷後

詩有以時異者繇漢魏迄今代自不同唐一朝且四三變焉有以地異者周太師歌列國風延州子能辨之今

之能言者多矣天官大夫呂公夔獨不逐時地雷然同也其能言之尤與所謂豪傑也已此數卷中咄咄劘唐賢之壘而奪其氣可窺者或夷澹為輞川或木強為昌黎或雄擅為杜陵其合處往往亂之

寫各體書與顧司勲後系

僕學書苦無積累功所幸獨蒙先人之教自髫丱以來絕不令學近時人書目所接皆晉唐帖也然不肖頑懶畧無十日力令效諸家裁製皆臨書以意搆之爾知者

乃或妄許為能書殊用愧恨而已此在建康為顧司勲所强黄庭蘭亭急就章草二王歐顔蘇黄米趙追逐錯離時迫歸程無暇豫之興又乏佳筆只僥得孺子態耳欲且捲去司勲臨之勢有不可姑記日月爾後倘有餘力期書一二來幸肯換之

跋為葛汝敬書武功遊靈巖山詞後

外祖武功公為此遊此詞時允明以垂髫在側於斯僅五十年矣當時縉紳之盛合并之契談論之雅游衍之

適五十年中予所接遇皆不復見有相似者真可浩歎獨此詞士口盛傳風趣常新又可喜耳會閒舟作圖倩書其顛因系此感如閒舟瀟散得此一段情味於辭墨間益自有甚樂者又聞舟守道簡古其所得復有在此外鄉郡美風前後輩綴旒亦嘗有在閒舟耳

戴文進畫菊贊

有明畫家推錢唐戴生筆墨淋漉以雄老特名少作花草紅翠媚榮忽復見此蔵之毛卿丹黄交加與石爭廉

稜奇哉秀哉亦如夸妍寫冶宋廣平我思菊黨陶冷陸野故是鐵石朋戴史得其顏毛子同其情也哉

題池州章汝愚秀才蔵履吉九華山歌

九華之勝余與履吉父好同好而未見恨亦同余數往來池陽阻俗而止饒恨矣汝愚寢食其中又廣之於吳吳山水不多避舍汝愚蕉得之又得履吉父瓊玖盈懐何汝愚得之已富余二人之劣耶系之曰九華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汝愚者斯可矣汝愚秀而敏華而雅吾

得多於見九華矣

書相人金生卷後

金生以相人鳴久一日以書介走堂下延之閱書已進數大軸復閱之皆一時名貴所贈言侈其富而重其重於人也坐定生請說相事乃止之非以矯異大師子亦素多學鄙事惟二三事不甚著意最不喜者宅茔相亦不著意事也生既去旦旦謁問之亦欲予言曰不得不已一得即往耳問所如曰將浮海遊朱崖亟回更欲北

走都西走陜臨諸邊塞廣闢見予固不自靳言然而以術則生已鳴一世以人則觀諸公之言亦得之矣故言無足重生將不言又拂其意漫墨卷尾凡生術既可重人又可重由是更莫有少生者予獨重其趣耳迹已半天下而猶飄飄然不自縈縳何壯歟何竒歟予行歸吳異時生或能來當别有相與言者非今日之所能盡也

為徐博士草書題卷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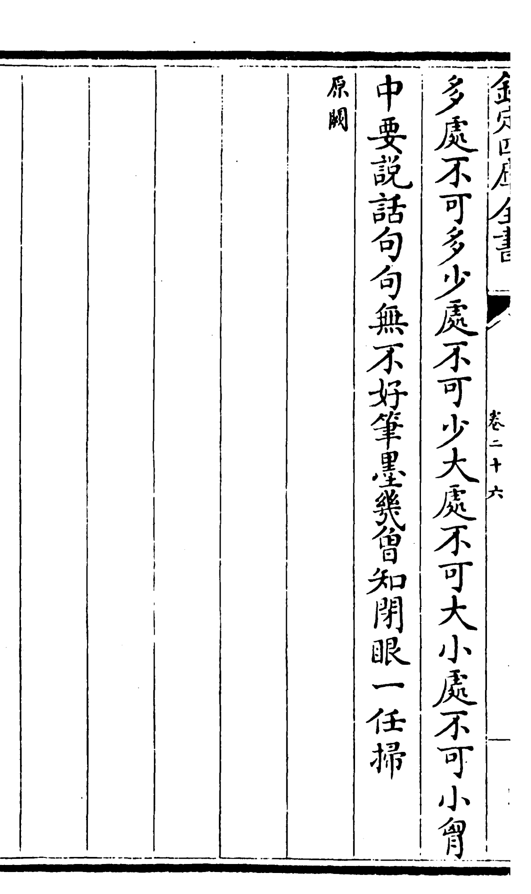
右為邑博徐君書楚紙不納墨益乏神彩畧存大勢耳

然無乃醜面嫌脂粉乎

題草書後

予舊草書不甚慕山谷比入廣諸書帖皆不挈獨甲秀堂一卷在日夕相對甚熟略不曾舉筆効之也昨歸吳知友多索書因戲用其法得者輒謂近之亦大可笑也此爲抑菴寫寫過自視殊不佳然而抑菴亦且以爲好也知如之何時爲辛巳六月一日在天津官舟雨中

題草書後



多處不可多少處不可少大處不可大小處不可小胷中要說話句句無不好筆墨幾曾知閉眼一任掃

原闕

題草書後

來索書者動粘數幅欲誇人為多得遥望輿殘臨几手怒安得而佳及此卷趣高而筆偶乏即用二文羊毦落墨為之乙酉年九月六十六歲書

書與王希賢秀才寫卷後跋

循州無筆判案牘者汙人販鬻殆不能勝山谷三錢雞毛管王宗顏請書幸有一蘇毫亦下品也不得已用之宗顏喜學書尤喜趙體因戲効漫揮唐風數篇還之余

不專師趙素無三日積功聊以慰其意耳平日東鄰一旦欲似西家施豈能之哉

送楊松泉序

松泉鯁介不苟言笑又慷慨雅暢嘯歌超適至救人過失侃侃法語不顧忌是為令人以與之周旋則益友也余交最少而東西南北間之是故合懽鮮離憶多玆同旅南海濱乃款容甚勤亦足以償所恨矣及同行又贈之言夫方舟殆當兩月旦夜趣鄰笑晤又烏復假此予

恐一抵故園更會稀矣故謀及言亦以自為也何則葢予最多過別君則箴規薄已從誰而拜昌乎所以拳拳無舍君寧煩其辭存草時亦自展省若對面也一札既呈雙槳遂舞夫偕行而有餞言亦古今所未有者新格也

送進士秦君詩序

弘治八年天官侍郎延陵公丁太夫人哀來歸帝遣進士台州秦君從簡來治塟明年事竣去公猶子奕合羣

從以及鄉諸詩人為詩送之葢公於進士君意有勞謝而禮不得以言奕等得言而不盡諸人士得盡言之於是可以觀禮可以觀詩可以觀貴族之教交黨之助矣至其所自則非進士君之有重也者有是也乎是重可以觀使華之皇皇矣僕勉將附詞而命其意無越於諸君也乃止而獨為序其事實云爾

送梁道夫序

別之事不一而為情殊有可重有可壯有可悅有可奇

有可戚後人一於戚非也大率別以倫典則宜重以遠遊宜壯以清晏宜悅以觴歌宜奇戚者出乎四者之外不得已者也何足言南海梁君道夫之尊人推守於浙之嚴郡君來省之道出吳門未幾去吳士之辱君傾蓋班荆者同餞諸金閶之外為詩遺之而託予序嘻君之此行英山秀水登臨數千里足目雙飽時覔同襟吊古獵幽開口論天下事高歌起舞歸力於上玆又轉而之他其於別之勝蓋盡得之無不足者吾儕於是而重之

而壯之而悅之而奇之皆宜矣其不能無戚戚者情耳何足言雖然君知之乎四者皆宜而最重者以寧親寧親之外更有重者在乎挾治安策請纓扣閽謁帝承明之廬而需其抱耳如是也尚何有於一觶手耿耿乎哉長風甚利劍光熀然君請往

懷星堂集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懷星堂集卷二十七 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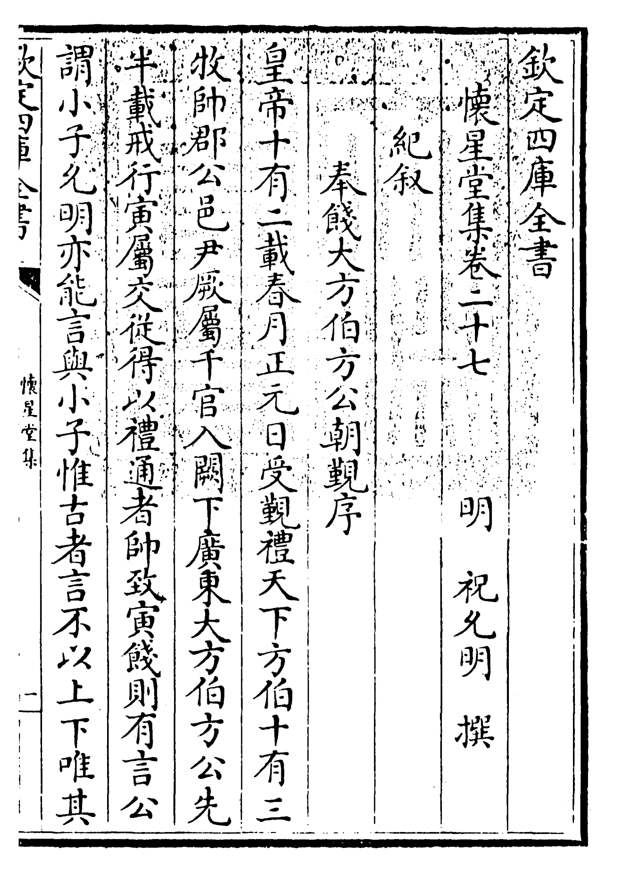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坦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録監生臣張士琛



懷星堂集卷二十七

明　祝允明　撰

紀叙

奉餞大方伯方公朝覲序

皇帝十有二載春月正元日受覲禮天下方伯十有三牧帥郡公邑尹厥屬千官入闕下廣東大方伯方公先半載戒行寅屬交從得以禮通者帥致寅餞則有言公謂小子允明亦能言與小子惟古者言不以上下唯其

賢則言令小子愚不敢以道知小子不肖不敢以告賢小子卑不敢以瀆尊小子賤不敢以煩貴小子不敢公意未俞乃敢進曰古之善為送人之言者無若尹氏之於樊侯然令言于公誠宜若是抑衆言率先之矣小子思獨以所封之民望利者祈公為天子言求興之瘼求瘳之庶不出位然是蕞然小土曷敢煩公為迺探百姓之懐颺言曰天子必以巳先民内重外留公置諸其左右公則以式是百辟王躬是保出納王命賦政于外四

方爰發吾人第不耳目公儀音耳尚實被其風澤或上念遠人載假公來終活我裔氓實唯更生德羣赤子怙慈母也抑又不敢貪天之私以為我公必悠悠我思小子既述馬復矢詩謠于祖衢之下公庶幾聽之詩云

牲牲公馬驤雲于天雲從龍兮雨彼八埏于行于南終膏我田雲之緜緜兮不可從以旋兮我思不可諼兮

東巡歸朝序

王制天下藩十有三治有易難廣外際海内檻以延領天氣地物皆純駁參錯故稱治在易難間邇歲天下十有三者稱并難大端有二以斯人良者窮暴者横廣雖𡙇然二者兩各趣其趣實益實虚益虚於實於虚㝎字日深厥難亦特明已小子乙亥來長古循一小壘蒿目藩事蓋若此丙子春監察御史陳公來巡按此藩始至不用察察自襮唯墨墨取前積事甲乙裁遣去若風馳

雷擊雨注自朝至于日中昃遂向晦不息越丙丁夜纔
少休以息衆曰出而作胥録寀擻數夫手不給旦旦寀
簿疊山晡而空焉譁嚻喋投匭縞庭實目一過百斤一
聽曰吾豈弗志除貪蟆乳虎若狼貍輩歟此譁嚻不情
是蟆虎狼貍尤也傾之政乃枯枯乃窳不可重楚之去
取真蟆虎狼貍焉者重辟之無怵焉群昉懾息以伏公
有洞秋毛之晰不灼于細有摧氷岳之威不搖于微有
肉白骨之仁不姑于（缺一字）學殖山藴文章葩發其君子

仰之孤鳳翔于千仞咸游德輝之内其小人闚之虎豹踞于九巖弭伏林坰之外孔子曰知及之仁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以禮又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是則公之謂也於是廣封得公二三祀且不稱難國度近臣不久外滿一歲當還柱下屬吏雷然以公之道若澤鳴圖永焉小子隨之既而曰公之道其得以一地一時止之乎葢甲者分可止是公之官立乎朝可以舉乎天下涖乎天下可以舉乎朝此本職中事公又加舉者而

奚嫉於此且缺二字言之葢亦嘗知其舉乎朝者巍矣赫矣而非所敢盡

送憲副黃公按察八閩序

士用世者憂民之深無若持身之亮也建勲之華無若克念之誠也拯時之雄無若拔志之卓也皆美也以為有重輕又若不相類然然乎哉夫憂必行之則出入之防將弗遑審矣建必曓之則四三之術或莫知愧矣拯必遂之則枉直之度殆不免亂矣茍不為角階序耿肥

輕如是爲之亦足施一時濟羣類燿聲於榮塗然而爲孔氏者不爲也江陰小江先生黄公起家進士拜夏官大夫道行偉然或弗諧於志還卧丘渚起僉廣東提刑按察司事視民隱猶美疢瘖痳不忘去治牢盆治戍人屯田治分巡諸道事無爲烈烈聲無不潤植槁枯剪削薈棘務至到協理惬心譚御世乂物大裁制如拾梁擲耜即用其譚罔乏庸其天下完鉅材而邦之榦楨也已然而有出乎是衆或知而未殫寧空抱伊稷耒耜時憂

不以斯汩吾防寧建有弗章於人不能以自欺每浩歎誠之艱立於今日仕軺之塵後驅者多先騰焉倏然嘯紓未曾有淹駿之歎此何為者邪為孔氏云也丁丑夏天子升之自嶺臬遷按察閩建而進位貳使行色之光上有天王之寵音次有當路羣公之雅頌惟是有未盡者曰亮曰誠曰卓為孔氏則然斯其本允明敢云

送王禄之會試詩叙

禄之與余家交久而姻盉禄之少韞璪囊鍔輝未弗見

識者窺其國器也既從今翰林文仲子游為古人之文學久之日章不得以自揜今年乙酉稍以其時學領鄉舉將赴會試别我兦明雖偃卧蓬林畏辟榮轍喜吾姻契之進取吾古人之文學之得伸也起而餞之時學在禄之不足譽其取上第易易時學最所極不過在能尋記後世所謂經義追逐而徇從稍以利才熟語發之得之者自有科舉來何可勝數此不足重禄之古學若山海出納無所窮際禄之往取上第若翰林當冣稱去為

他官以此古學達之需如也子游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此所謂古人之文學祿之既知之吾兹以言餞非期祝祿之益示先知云也有詩系之

丹丘有彩鳳紫庭有神龍龍飛御乾極威鳳乃來從阿閣覽垂衣蒲宮聽笙鏞五文離煥爛七始叶雝雝翊帝宣文化四海扇薰風滄洲有鵬運覲爾盛遭逢

贈錢君醫敘序

錢氏以顱顖醫世名吳中郡之人孩而活之以長老者

不知幾千萬指也與余家友誼尤厚余之幼蓋亦活於其門之一人也近年來家有求活者則多之孔徽比余有二息孫每多疾遇大疾則奔告焉小疾則奔告焉孔徽聞告審其疾當視也則亟來視焉當藥則畀之服焉其來視也余輒從同視孔徽問證切脈察色揣肌審聲曰其來也以是其驗也若是其治也宜是爲之校計乳哺之節涼燠之候襁負眠坐溲便之度與其母服食之宜尊諭周悉諄至然後使藥之蓋其用心施術匪伊良

醫師慈母賢保傳不易及也噫嘻世間人臣負主官怠政厲民士背先師衆庶交欺賣至有天屬詐忍賊倫者何如哉殆皆孔徵罪人孔徵術既精澤既廣不伺余語語直以伸報德之懷而活人受福且爲孔徵必之慶之亦報德中意也

將赴京師與朱正言

余觀物之稟良於天而用殊也可勝道哉世多爲咎於人嗚呼天也今夫玉地理色澤不相遼爲璣衡與天爲

徒等而下之極至爲含於死愚人以臭爛同歸又若同作器飾或賢人小人貴賤重不重不同用之又若並雜惡石抑揚倒錯施置其悖亂何如也今夫以士入衆庶而商農且獵而仕獨且奈何哉余郡朱正守中益璣衡玉也亦彫於玉人已而今在野余接之良粹之氣充充爾嗚呼余覩今人妄庸顯而尊盡缶礫也以視守中獨且奈何哉吾玆當與守中别相爲言之嗚呼守中無以繆亂而敗脩矣抑或當有後期

杭州奎上人署書賛

雄頳偉墨突如其來云誰之為緇師宗奎佛有三昧散在百觀予以其餘戲入書翰天宫寶樹截萬楨榦昆刀瑚珠鉤戟鍱鑽縱衡闔闢締構輾轉按規拊矩束帶頂冕千力萬氣曳斫不斷平原風骨溥光首面耳目警聳誰敢褻玩衆夫瞻仰老史作賛

三望一首贈杜子

吾鄉杜子鍾資甚秀志甚高世其醫業英年活人績已

不勝録余愛之篤乃顧之至作三望張之一望望齊其世之美杜用醫著吳數世若某某前輩名老以文字傳之甚富余望杜子齊之雖然杜子已武之不足止二望襲吾邦之休吳由宋元來最多上醫甲四方若韓盛張王葛等皆挺然于時與北之張李南之朱戴齊不齊亦各擅其時也然在子鍾度中不足止三望望陟于儒儒中醫一事世將進醫援附儒非也儒之道通天人醫握天人樞者也非聖不作非賢不行后代攻而弗振者

或良其佼而醜其行空抱聖術為不肖歸或習而庸累
道以入佼余望杜子奮興𢁉于儒告子以其方中且徑
者可治一室將詩書周易戴禮春秋論語孝經公穀周
官爾雅注疏敷之凡學之問之思之辨之居之行之宋
以下傳觧勿接目舉業士講論毋涉耳儒體立矣又將
史漢下十七史暇而擇閱之儒用達矣足矣外且又將
老列莊周荀揚國語淮南吕覽劉向書博吾識又將文
選文粹唐音鼓吹昌吾聲又將閣絳諸名帖升吾藝餘

無煩矣異時出列班序被金紫分中事不足語即在野作鄉碩耆豈不偉哉

隱士賛

外彪日章豹華斑彪中立不倚華嵩嶙峋江湖有憂天子不臣神隨下筆鬼莫窮文葳之清朝山川不貧

朱母大耋頌

家肥國阜爰有慈母妣嫗静直令儀令色德氣垂委迤生孝子以養以順以莫不致居適食豐滋味克克鼎鼎

春秋九十其崇龍在大淵獻月在玄枵吉日戊戌俶降兹朝酒食衎衎言笑晏晏跪拜欵欵祈頌大箕大箕維何維葑溪之水淵德不撓流美不涘壽母維何維令人周氏孝子維何長洲朱顥七十之孝終身是保孰歸孝稱天子有詔文孫存理曾玄弁髦五世之澤膝抱而敎允明作頌以勸慈孝

蔣外生西樓讀易圖記

易道大者聖人以窮理盡性而至命天地大德生物聖

人位大寶前民開物成務革命無不在其細至行庭闕戶封羊見豕亦爾其為物雖定於卦六十四爻三百八十四而其為用斂千萬而一亦可取一而為萬億亦可曰六十有四三百八十有四易也是讀易非得乎易者也前之云大者聖人之讀易也細者百姓之讀易也聖人得之百姓或得或弗得今之讀易者借倩之買名利官禄耳長洲官校髦士蔣扆子重予中表外甥也家吳淞之濵治業西樓中有為西樓讀易圖懸其壁生請予

著數語生質厚重而氣爽秀志功甚勤因畧語此而書其上昔生叔祖予之姨之夫樂亭府君以易取科名而修身為政咸得易道以為名卿大君子生畢時業蚕入官紹前人而大令之道望聖賢為歸則亦予之勛子生也㬪櫩江湄西爽暎帷敷策而呻拱襟以思旦斯圖夕斯辭綽乎淵哉著龜

甘泉陸氏藏書目録序

故浙江參政式齋陸先生文量以雅德碩學偉才高識

立功立言於憲孝兩朝間平生蓄書甚富既没其子鄉貢進士安甫彚列其目并已所得者通繫之凡為經史子集合若干卷以示僕請序夫自高論者以皐夔稷卨無假讀書而視蔵書為羨餘事不知書以道出道原於天發於聖人皐稷聖人道所出亦書所出也皐稷不伺書以聖而欲人皆聖不能以無書令人不皆皐稷而欲舍書是將舍道道可舍乎哉又皐稷之聖著於典謨孔子删舊册以成書有典與謨又安知皐稷時不嘗有書

也人飢寒則需食與衣病則需藥富則需珠玉異玩食衣與藥以活身寶玩以娛耳目智於活身者猶能棄珠寶以易食衣與藥故稲菽裘布參苓㳙勃兼收馬而況智於脩身以期配玄黄均爲才者當舍書乎哉故人不皆聖而聖人不能無書我不聖而不能舍書不能無飢寒而不能舍食衣不能無病而不能舍藥者也矧藥活身身活或不肖猶爲不活書以脩身身脩道立生將參玄黄夕死可矣又特藥等邪故善積者與積寶玩寧積

食衣藥積食衣藥無寧積書也式齋先生之書躬積而躬發之其德學才識所立已如是是將雖不逌皋稷而當其徒矣至以是敎安甫安甫用以進取德學才識與先生惟肖異時所立當躡武繼響是積書之徵行之校著也已於乎無怪乎其愛重章表至如是也

陸啟明暘谷叙

林屋洞有三門同會一穴其左為暘谷下復有子洞通林屋之腹西包之要處也道書為左神幽虛之天其中

可居有金庭銀室咲有白芝乳泉讀有素書大道所存即不能到居其表吞雲吐霞衣流冠石襟波袂月賔麑鶴餟梅橘醉泉彝何地可以越此又勝者今有師相元老才大夫士或隱君子高僧處其間足師友闗聞見以長人品又勝者有佳子弟茂學業翹菁英將貴顯時代於是居之乃至有數者之盍如此由遂以號稱或從而為之辭蹈厲奮紓豈不宜且美哉今陸君啟明惟厥一人焉抑復有進者聞啟明最静默身康家泰矣且恬然

不用外物颰炎其中金人三緘匿大銛於至質其潛脩容養將必有自得非予所知者以是主張勝居標揭靈域優優乎卓哉何有於予數十語爲姑敘致之葢其子吳學官弟子員鵲來請之

慎齋記

有雙舟偕濟川甲乙操者颰鼓濤怒甲濟乙溺焉甲檣柁檝碇罔弗飭師兢兢各備事乙否也二人者患疾候證一醫一一死一生生者飲其藥遵其戒衾服凉燠興

居用時節食禁色死者藥而已矣是何也愼不愼之辨
也昔者吳越並有國吳亡而越存越愼也又有甚者齊
桓公始伯諸侯萬國推長而末淫蠱以死潰骸二月而
斂唐明皇初治齊貞觀卒遂乃困而殂此二君一人而
後先殊亦由是已故身與家國天下無不生安於愼而
死敗於不愼凡愼之道具經傳事效列史集不可勝道
人莫不知之習焉而弗能用敝人孫武求予記其婦翁
程氏愼齋者予亦未識其翁能稱果能用以否然而審

其自有可言者翁名譲字廷敬慎齋其别為號者武又言其為人簡黙厚重夫譲敬慎皆一道也然名幼取諸父字賔以名起固望而未卜者若至自號乃志所趣行所安豈以無所得而苟稱之乎哉因其稱而求其行見其行而知其人藉白茅繫包桑意城瓶口不出戶庭廷敬亦誠善美矣乎武又言程自篁墩遷率東六世祖神叟有方山樓朱風林為之記廷敬居既隣方山亦建松雲樓以繼之其胄構繩武以保澤益亦慎之推也於是

翁之為慎志日益得業日益固而名將日益起以永其家聲也夫

從一堂記

皇帝若曰為國在振綱常風民民有以節義孝順著者所司以聞蘇州衛奉詔言於巡按御史故衛士楊貴妻唐氏二十一而嫁二十七而寡祿厥遺孤子女清等三人守操嚴苦於今適三十六年合官格請表門以旌如制御史下其事於府府與衛交覈覆驗具實以復御史

御史乃與府衛臣各保明以聞詔可下有司如請乃正
德巳巳郡命為表樹第前其署曰貞節之門於是清且
强矣後數年作堂以奉母語其友臣允明乞名堂而系
之言用侈上恩曉子孫世世葵藿于天王允明曰唯表
厥宅里樹之風聲書之言也婦人貞吉從一而終易之
教也肆我后勅天之命以惇典庸禮我邦臣工將順皇
典以溥澤勸衆節婦峻完天明用迪于壺㲋清事母孝
又慎修不隊母志若事以及於署紀允明因友道以敷

言謹援易義題之曰從一之堂於戲君臣夫婦父子朋友交發兼盡五典備飭以享于唐虞若此惟楊氏之有維楊氏之光迺拜手歌頌式銘于其堂其詞曰寒霜矯節皎日全誓歸獻承后肯搆懋嗣臣友紀綱敢効勒記尚幾類錫天明不匱貞吉而終媚于天子

夢墨亭記

予畏天授竒穎才鋒無前百俊千傑式當其選形拔而勢孤立峻則武狹童幼所志以爲世勲時位茂禄侈富

一不足為我謀少長縱横古今肆恣于氏一日忽念欲了其先人之遺望且以卑近易事遂乃苞銛坊涵萃神於科第業閉户一歳信步闈場遂録薦籍為南甸十三郡士冠人駭之而子畏自顧折草爾由益信人間事無必煩智慮者當是時且以謂崇爵顯章晨金午玉階升而矢流耳曽傲朕於閩之神所謂九鯉湖者夢神恵之墨萬箇子畏謂塗楮畫素或但成細瑣藝玩殆溢儒腐生之業亦何直許云是殆匪如響者也領薦之明年會

試禮署乃用文法註誤卒落薦籍人又駭之而子畏夷如也去覈求神鈐天軌至理極事山負海茹鑽琢窈惚於是心益精學益大而跡益放或布濩餘蓄以為圖繪日月山河霄漢風氣烟雲霧雨花鳥樹石仙崖鬼賨奇夫曠人俠子媚女樵牧耕漁墟市舟騎千形萬模皆務為凌誇横突峻掘譎詭周曲碎雜無不求詣各至妥帖地必將躪古人之輹蹤惴惴然懼一失足俗駕當其妙解超然冥會乃復以為業無小大神適斯貴是誠可以

陶寫浩素我心獲兮比自四方而歸結亭閶門桃花塢中目之曰夢墨章神符也謂獨余為可記陳前故以來請於乎子畏自以為志暢矣神符章矣余忖度之其果謂之然哉於乎然而不盡者也往者王子安嘗夢墨而以文章名余亦嘗夢墨未知以何名審子畏之夢墨其果以畫名哉墨之用獨畫哉子畏之文豈特余等亦豈特欲勑等第哉子畏不謂符文以為符畫子畏格氣乃果獨是哉以為符文余且謂不盡而又畀於文者哉子

畏以文自居余猶進之有盡墨之用者猶爲非子畏志之真也又以畫余胃謂之真哉設余第徇子畏云爾已矣當不畏人笑失倫又不畏神怒忽畧苟且何人哉神之祥子畏不唯是也必然矣然而人之志最易止止子畏之志無亦果本爾乎或是則不可不可必進以從余如子畏不然又何煩以余文爲哉

保和堂記

唐王殿下於承運殿之東堦搆堂以爲燕學之所名之

曰保和洞户廷室弘敞沈穆圖書列架琴瑟在御堂之四隅翼以齋舍其名曰由訓曰秉嚴曰若虛曰無逸堂外嘉景羅布名其大者有六曰振雅曰采風曰文華曰翰海曰椽床曰霜髓殿下朝政之暇則御于是葢所以養心典訓以廣睿學隆德業而保天命也有命其記某聞之保合太和天之所以貞萬物也懐保咸和文王之所以綏民也殿下英睿天成親賢地重勤兼四庫樂唯一善陋炎漢之間平儷蒼姬之旦奭而且志崇索馭功

存宥坐洞神禖以納物謹周防以宅心於是新儆湯盤
敬彰武牖觀其所名而天與聖人之心可見矣然其闕
淵箕之所依測鴻稱之攸指葢取諸孝典云在上不驕
制節謹度所以長守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
而和其民人者也夫保和之道兼内外而貫鉅細通上
下而徹幽明其試條其概焉殿下緝熙之餘飛神探賾
於是時也近取諸身玉體寧與夜氣清與志光明與遠
取諸人琴瑟戢與宮府一與臣工謐與廣及于家邦民

樂生與黍稷登與郊壘平與禎祥興與屬屬乎邕邕乎思之得矣行之獲矣金甌無疆玉燭輯矣書云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此之謂也

寶善堂記

物至於必不可少也而後貴而聖賢之擇物則詳審調酌寧近踈迂而要期於亡弊焉人之所寶大率存乎美麗貴重罕有之間是故金玉之徒最之而聖賢之言寶則必曰善舍夫美麗貴重罕有之間而更取於簡淡寂

寘苦殭之具聖賢豈咈人之性而昧擇物之智哉蓋意
期於亡弊而審夫人之必不可少者獨在此也比屋可
封之政行則珠玉爲公具采薇啜菽之義建則金貝乃
廢物况務貨未必豐謀道未必窶苟能事事則富貴皆
完人窮達悉天民而靈於萬物之寶恒無凉薄之憂矣
不必財而殖不必力而備無事於假借無慮於匱盡多
藏而不亡呈露而莫竊有於身而身貴充於家而家肥
積於子孫而子孫吉被之人而人康以澤善之不可少

也如此吾非至愚安能收䕶其可少者而翦棄夫不可少者乎哉故取舍之間自不能不爾葢聖賢精於擇物要期於亡弊也然從事者故寡則亦不知而已矣包山蔡進之獨知之不惟行之於其身而又稱之於其居曰寶善之堂間語於予請述諸𥫗予聞君志行清古食禮義而衣詩書者有年其為是非茍以知及之而云也葢行之而效不能去之而他圖也予則能不是與抑有間者是義也君行之於身及之於物而根之於心足矣又

何事於屋廬衣暴之間而疑乎贅也進之曰唯走亦知之獨念夫時遷世易則將容有墜忘者唯若是則使彼仰瞻茲堂留訓赫赫庶幾乎睹牆而懷堯睇洛而慕禹使茲堂為蔡氏命脈所屬而歷代猶吾之身焉耳嗚呼審然此其志又行之無窮而堂之力益厚矣尚何以贅疑而已諸嗚呼予又能不是與

燕翼堂記

闔閭北城外荻水之東自宋王氏所止中更消息居業

非故今日隠君元禹俶以克辟建作聿成中堂五楹七介其袤十丈入深十二高二十二尺容中三間壁東外翼西格合為閤室重疏崇廉脩夾延其餘屋稱之所以致安親尊止息心體别睦宗屬省救肩系宅有家之典停詩禮之具浹倫友之通往寓遐曠之風氣者也復又總萃吉理豫備憂虞法規先民取義詩人歸名正堂謂之燕翼焉弘治五年予詣訪公公之二子攀求銘戒夫經營以振先者孝人之志也因效以垂功者長慮之

敘也知志而思永者述人之善也附物以立道者智者之務也名義之宜安敬之訓講玩明熟居然無煩申矣是故新言每宜於警耳近指信可以起心故日新者以盤洗濯之類也行德者以帶動服之屬也故公之立言主於垂後二子思承前業鑒玆堂乎非柱則不立非棟則不架非題楣榱桷則不連非牖户則不通非欂櫨棁楔瑣細則不完非基則不容非室閭㢘𡉚則不尊巨碎之繆施隆𢆉之倒安上下之失宜其豈以成堂哉二子

求燕翼之術在堂而已矣且夫棟柱之羣用為室之事也室非能自為皆公精神心思之所經至而出之也稱名之本繇此而已二子審之彊勉之詩曰子子孫孫弗替引之此之謂也

懐振堂記

詹氏先中山人國初以功授錦衣衛指揮後從駕遷行在府軍衛今襲任居北都者曰輝府軍之從孫曰濟字澤民居吾蘇久矣其為人年壯好脩潔躬㬥名不肯落

人後其勉義勗恵求符契其名若字者亦久矣比者慨
然以懷振號其堂識者詰之澤民曰吾嘗誦范忠宣對
文正公語因寤寐郭代公之為人慕焉而欲希希焉而
懼遺故竊即公之名而寓以懷葢謂稱之弗切則志之
弗專云爾非敢僭且褻也詰者賞之澤民因與之來謁
予以記請曰幸託諸文筆以厲吾力云噫斯道也令也
或是之亡也又久矣幸而得澤民不亦善乎且為是者
不必以事以其志也亦足以醇彼澆醨矣今而事又然

不又善乎大抵今人之病於是也非其獨無仁愛之性之於帝降也是其於貨賄者其生之也孤其為之也劬而其為計也吝以愚故用之也自弗能以舒矣如代公之事非智仁勇之兼具者固難矣夫於乎在文正且未可先決忠宣忠宣亦且未能必時人之有也而況於他乎況於今日乎今日之從事也葢必始乎激激久則利利久則安故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於乎鄭代公果何人哉予深以望諸澤民澤民力焉

賔山堂記

葉君民服居具區東山之下其人溫澤流達知其得樂水功也他日以其堂記請乃曰賔山詰之葢以居藉山為東道主而志藉居以發故云爾民服因問予宜否予曰靈神之區所産多傑特而傑人者亦必擇勝境以居人卜居居助人宜哉取居以日人也今夫絫土石附枝葉嶔岩愁龍拔地而黨天宅仙鬼而興寶藏具區之山又東南表然者而吾子舉數十棟宇六尺之體以臨之

其小大不倫而賓主適相當猶一客據座而主人雖王公子姓擯從千萬人無加焉則子之賓山山不得而辭主雖然賓主猶名也子達者子畧名實爲子廣言之子以先有山也而自待以賓不知兹山寂寞孤處千萬年而今始遇子以契以名庸詎知山之不以子爲主乎又從大塊者觀之子無族屬於山山無倫品於子庸詎知夫子與山皆可賓乎皆可主乎而又況乎名者實之賓而又況乎言又主乎名實者哉皆瘈疢也子歸勿觀於

數十楹外土石枝葉瞑視塞聽窅窅兮其凝其盲必别有一山嶷然為主於子者

寄寄堂記

扶風馬世用家太湖之洲山川之與身魚龍之與隣昵草木之附著猶曰奚其凝也余其寄他日以家終不能脱城府而營營别家焉又曰奚别於湖家余其寄即大書二文為堂名云寄寄謂予曰知請契諸是非述之文嘻余斯人者之寄者之特者也果知之馬氏發其一發

其二未發其累轉而無窮木寄土工寄木構寄工曰家家寄湖湖寄城曰別堂寄別名寄堂曰寄寄吾將累轉至於我我固無寄乎寄諸骨肌膚毛骨肌膚毛奚其寄故寄亦寄也寄寄名者寄寄寄實者也統名實之致會儒老之趣賢馬氏之鑒開方來之績余謂馬氏宜無察乎寄無寄而察乎寄無寄之名實如察骨肌膚毛之寄名而任亂其實則能以肌立以膚毛内傅輔其立而以骨爲外包裹乎故亦終無能焉是名實之辨也又及于

堂家湖城邑天地也誰不然故馬氏察寄名毋亂寄實

馬氏契于余余必進馬氏馬氏進者與馬氏不止問知

馬氏進也旅氏之山有小石焉羣飛止之人旦朝遂止

之名名之鵾鷄鶖鶬鵁鶄鵷鷀鴰歷者瞑而不覿明日羣

飛之長止之遂名之曰鳳凰之臺弗覿者因取懷而歸

珍之故石一止羣而名生名美惡殊實定而愛憎生羣

名者寄寄名也羣飛者寄寄實也寄寄名者人可亂也

寄寄實者我不可亂也故可亂者寄寄之寄者也不可

亂者寄寄之不寄者也故馬氏之知在寄寄之寄寄寄之不寄知寄寄之不寄而馬氏進

懷星堂集卷二十七

懷星堂集卷二十八

明 祝允明 撰

紀叙

存義堂記

故崑山賁君宗善負義氣所勇為事歷歷振人耳少贅于張婦翁死畢其喪植其孤嫁娶其士女乃去自居居廬器服一不取先事其兄甚弟兄數勸歸君謂兄殆不忍吾窶欲以歸裕吾乎吾何有于是不從也父產竟不

霑毫毛比兄卧病永平君亦客通州去省視兄則死矣君哭之累絶而穌咽閉不能食扶喪至通亦竟長逝嘗客湖湘寓隣李生以事坐獄君矜之輒哺之食并哺其家其家獨有艶妻人疑君意在是也李且出亦謂然爾感之既甚一夕挈妻來謝請以妻酬君勃然斥去其平生事可見者如此它固未悉也既卒遠近以義稱之千舌一辭焉君有子紘為郡學生文行兼美甚稱君因搆堂名之曰存義尊先烈也作者㒞癸巳冨紘特屬篆記

之筆於我嗟乎石而介水而流性也染而蒼染而黄習也故性於義孰能水其石習於不義孰能石其水寥寥古今獨稱展季王徽之彼何人哉後之稱是踵貴可也抑絃所立如此其大達而揚顯之也將天意自定者耳我不敢佞

嘉靖堂記

去閶閭北郭二十里許黄埭之西漕湖之南逍遥湖之傍有美壤焉予友顧君朝周家於是通川經緯沃野環

衍城市非遥而罨䆗塵囂隅軒冕時集而騶訶不擾誠郊居之最也邇者重築新第門巷舒邃垣廡寛雅崇堂中建無雕繢之繁縟而宏敞靚深莊秩盱章言言如也于于如也登之者耳目朗潔意氣寧謐有以消㩐鄙而滌喧煩焉君署之曰嘉靖且屬予記夫嘉美也靖安也書曰嘉靖殷邦斯堂則誠美且安本此以署之固甚宜然堂以嘉靖宜人人則宜之宜而不法之則不盡人不盡人人且不能為堂宜故欲宜者在法令夫堂之為嘉靖

者以其高也法之以高吾志以廣也法之以廣吾度以深也法之以深吾思以莊直也法之以莊直吾心以彊幹也法之以彊幹吾行以虛明也法之以虛明吾氣以羣材小大不遺位置有定也法之以周吾百行而有恒每法之而居焉以睦宗族以樹綱紀以施條目以勸作息以飭威儀則罔不美以安矣典禮行於斯而序聲樂奏於斯而和文學成於斯而著操履寓焉風氣宅焉聲華起焉安常處順之間收禮樂敎化之懿尚逮於方來

子子孫孫弗替引之堂之為嘉靖大矣哉君才局英邁尚志脩業自期高遠闢齋堂隅積書滿其中以肆蒐討所得日深其豐獲大就得斯堂之助而與堂交宜也亦審矣嘉賓日覲敬恭周旋秋秋提提以卷于文必多有銘賛賦歌以相堂事而堂之為嘉靖益廣矣

保堂記

沈君惟時以保署堂乞允明記允明曰保之時義大矣身無以保將恐隳𢇁家無以保將恐摧鄉士能保以有其

位諸侯能保以有其國天子能保以有四海保則得弗保則失保者盛之始也興之繇也安固長永之基也保之時義大矣然求其切者身爾家爾保身之事二其道九保家之事三其道八德也躬也身之事也倫也聲也物也家之事也是故信以保言敬以保行仁以保心義以保事智以保患是之謂保德內視保目反聽保耳節食保口安重保四體是之謂保躬倫之保存乎親義別序信聳之保存乎積善物之保存乎儉勤保之時義大

矣事亦繁矣然其要可知也君子欲保其家先保其身欲保其躬先保其德身治而家否者鮮矣德脩而躬不寧者未之有也嗟夫保所以守其固有而永其方來也惟時之族為長洲甲所謂五事勿庸論其遥冑盖自介軒保之以詒同齋同齋保之以詒石田石田保之以逮惟時惟時知此而存之心署之堂託之文章可謂孝矣然保之難而保之終尤難惟時其必知所以終其保者矣朝焉夕焉陟降有嚴愛護而仰瞻不猶見羹牆佩韋

經以自免於弗搆之愆者邪惟時之意遠矣

雪堂記

堂以雪名何進人而天也雪天也宜人也天人判矣而一之何其本同也其同也柰何三才一陰陽也然則人天地中也清陽濁陰不聞偏受以生而謂可以一於清何理同而氣異異天人以氣形清理一也清理一濁亦理一必欲去濁而即清何陰陽類異而美惡殊清美也扶陽抑陰屏惡而遵美欲爲君子也雪則何以爲清何

以為陽雪雨雲皆水而雪因寒以凝從風而成陰極而趨陽者也是故雨重而雪輕雨濡而雪燥雨柔而雪剛雨黒而雪白凡以趨陽故也陽則清固本理也夫人則曷為而比於雪之趨陽乎人自强則輕去染則燥力善則剛寡欲則白皆治理以帥氣去陰而陽之道也故鄭氏之稱雪堂君子取之取其君子徒也鄭氏名祐字惟恩吳之沙頭人美質好脩白賁素節是故君子取之

葛秀才小樓記

將以宣豁風抱紓和志節則必得長津濶野以極其大將內觀心語玩索理性則必得窔室奥寢以極其小若夫欲大可放欲小可斂欲事崇廣而遐曠自致於尺寸之地則以據境之要乎葛秀才家𡬶門外臨河構重屋三間間濶不十尺深不二十尺北窻一開則有十數里野意樓面壬背丙危城引日而遠轉有假於峰巖脩隍浸趾而廣漾疑意於洲溆丹霞麗譙清流白鳥風牖吐納月榭迎餞此其外也一几僅容數十策而上下幾千

載事理者備一榻僅息一骸而能彌綸萬務者具食不能方丈而觴者樂題楄不敵於從室而自外百步望之可以指而趨此其内也秀才居而自樂之請予記夫秀才居小而得大讀書於樓而求用於世是秀才以一心治百政於異時者兹樓比也地要而得多學要而功博樓之助我大矣哉彼若分情魚鳥結好川石為若不類所當者乃不然致用推發存乎養中是故息焉游焉半箴脩之力浴沂風雩尼父與曾氏子

訥齋記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訥亦多狀焉當語而已者心欲語而口不克者能之而以他止者皆非也已者狡不克者愚他止者詐皆似之焉耳奚訥乎必其時而言時而默簡而理達詞而中節焉斯訥道之貴耳以此守口猶有成虎鑠金以亂物者嶶羅惟周以訥名齋乞為記噫時方鼓簧子寧緘金鞘大銛於無形匱韞玉於莫覿橐神穎於不試歷儀秦謝華士卻少正卯又進焉求若子騫

之有中望元聖之似不能而想象乎蒼蒼之何言斯訥之無弊而至善有如不然惟訥司牧而無計其宜不宜焉將愚狡與詐三過者集乃將無逃焉而又何君子之有惟周誠厚易良操巳與物渾焉斂焉足以存無名璞泳鴻濛津其訥不過也葢抱真守天求益師聖賢者耳予以其訥志甚鋭求其理過計焉爲茲談荅之

審齋記

昔讀莊周曰水之守土影之守人物之守物也審而耳

目之於聰明心之於殉也殆以爲名言已而曰未耳目之聰明則物之與物也何審與殆之反別葢無若陶唐之語審殆也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危殆也微精一審也執守也莊舉揉而堯精雖周未瑩然審自二科有審也者有審之也者本然審者也力而然審之者也本然而然聖也本然而不然而知然而力然之賢君子士也是審之者也審其審乃自審繇士陟聖今之務審者宜爾矣晉陵胡君志於是遂假居齋

以名題力遺焉頃為予學道期有長之者嘗問焉予謂君於是其迹者當得之其根委剖渙如堯莊之純揉不可忽故聊為疏之跡者當得之矣君曰曷為跡言審乎誠偽行審乎善惡視聽審乎正邪取予審乎義行藏審乎時持家審乎禮與人審乎恭御世審乎法詘信審乎天命君曰唯唯信矣將學而未能予曰此君之所以能也書斯言齋垣君亦更審之

斐齋記

斐為字從文非諧聲許祭酒謂分別文也引易君子豹變其文斐也按今文作蔚虎變稱文炳豹乃異虎蔚亦殊炳其初作斐固以分別為義又論語斐然成章條散騎亦以為分別之也宋儒直云文貌鄭司農釋衛詩有斐為文章貌小雅斐兮為文章相錯周禮斐色注為采貌大帥斐者文采分錯而可觀之貌也太學顧君朝鎮以斐顏其齋意亦主於文厥身與夫文大矣古之曰文者動乎四體宣乎言辭懿行暢諸躬天典粲諸家而禮

樂聲明華諸國與天下皆是也其著於漆簡紙筆之間以布治化以述聖道以紀世史以詔來學以至乎言志敘事凡號為文者文之一端也必咸備而後全古之人得其全而一端者存今人之必由其一端者以求其全一端者莫大乎十三經莫備乎十九史以極於百氏言斐多矣即經之言亦有異焉學者宜始乎成章求裁焉而中乎赫喧瑟僴則發焉以終乎豹變斯為斐之道也貝錦之華乃所戒焉朝鎮抱質昭穎而方力乎是其必

探性道之根咀理義之英擷辭章之藻學聚而問辯寬居而仁行務令五品順百行懿容貌莊威儀飭辭令美如金既冶如玉斯琢卿雲絢乎篇章春葩爛乎行墨其文分錯而可觀則斐道得矣杲時庸顯于朝敷施益弘鳳儀虞廷麟遊黄郊於是斐效乃益大以全余也不足以盡此朝鎮蓄書滿齋中居而求之日衣鉢也以朝鎮有請勢且鋭邀姑以是為執殳

恬隱齋記

恬隠者黄巖戴先生齋名也先生名璉字尚重其先由閩遷台世擅詩名宋東臯石屏父子尤著諸孫如竹洲蘭谷究軒東野漁村秋泉樗巢介軒纍纍不絶今家太平之嶠山先生讀書龍鳴山避喧菴中以此自呼或寄為齋名觴歌自得莫測涯際行年七十有六鄉邦倚為瞻式主器先生於允明有師道使為記之葢位南都太學丞闕

人之情動勝静者十九静勝動者十一隠静之至也而

復何有於恬不恬耶世下矣名至靜者而猶有不恬不恬而猶曰隱妄也不恬而曰隱者妄吾固不能忘恬而隱也不恬而隱者妄則恬於隱者誠至矣恬於隱者誠至而又何有於標著乎是亦將固其至者而已欲忘恬而先之者也故觀恬隱之稱而知為真隱知為真忘恬者也至矣哉戴先生之號恬隱愚不能賛焉繹而為歌敢以獻先生隱乎隱乎奚其歧恬乎恬乎隱之不欺隱乎恬乎緊先生之全乎

坦軒記

賜僉蘇州衛指揮使司事隆亭華君世宏以坦名其軒乞記於予坦安也平也嘗得其義於孔子之書曰君子坦蕩蕩循天理而無外慮無往而不平也君子以之又得其義於周公之書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居中安下履道而正者也幽人以之又求其義於天地萬物皆然也暑寒之代序高卑之相因未嘗偏極而不反惟人也可不坦乎書曰王道平平詩曰周道如砥由天子以至

于庶人有可以不垣者乎彼不然者秦政漢徹以求仙并夷病天子之垣七雄劉濞之徒以逆紀亷類病諸侯之垣儀秦鞅睢莽卓之屬以攘位竊國病公卿大夫之垣王衍宋齊丘之輩以矯名竊利病士之垣以至乎蚩蚩之氓干紀厲衆越分以自恣者病庶人之垣皆以垣為不足而抗之張之以極其私欲者也然卒之有不貫禍而并亡其垣者乎故垣不可不由也今華君之才豪敏而果利行之必達其世以孝義傳襲甚華其身受國

家三品爵冠弁金紫昂然榮其家廣第宅連阡陌厚生用無欲而弗遂自他人視之高遠濶大不可易得而兼有也而皆君之常耳使君不自安之而每欲凌跨超越以為快則未必不能而違道遠矣君乃不然唯執一坦以自居此其盡道迪吉度越於人遠甚故平定冲易以坦其心敦本務實以坦其行恬澹貞靜以坦其志典雅誠信以坦其言儉勤莊睦以坦其家謙和直諒以坦其與人彼高岱嵩吾坦夷壤彼危太行吾坦康衢彼深九

疑吾坦曠野以是日用而自然其心寧其行達其志申其言從其家肥其鄉邦重而尊之一身泰康百福應集益坦之效大而遠也本如是而君獨能獲之君殆知天地萬物之道而周公之所謂幽人孔子之所謂君子者乎述之以賛於久

招隱亭記

招隱亭在無錫之甘露作之者曰西野華君文潤文潤抱局疏雅含薄風素高居遐攬同心者稀於是寓劉淮

南之志於兹亭焉人莫不高之子也感夫安以王孫之華赫不足以尚其曠逸之想故使八公者造二山以諷引沮溺招援黄綺孤標靈韻激興後來自是以還必斯為美或雲卧以終身或拂袖於中路任南董者傳隱列逸與勲勞以齊芳信高尚矣抑皆執是則將蔑禮崩樂廢養亂刑五臣遐舉十人行遯唐虞不就夏周不興而后我獨貴乎聖賢之情其亦異矣嗚呼葢嘗徐察而深求之然後知君子之居心御世所執微矣葢曰三代以

還極亂可隱極治亦可隱也三數君固已有說令君臣明良時事泰清而文潤爲是則所謂極治之隱者也百僚克備績効既徵揭吾一人獨見林下以助化賛理默與弼教致世者同功焉不亦可乎故唐虞有巢許周有夷齊先民予五臣十人而不奪四子則招隱於治世者可知矣故曰道並行而不相悖文潤殆知道者非邪既叙以助志復爲詩琢亭石時歌而招焉詞曰

山有木兮木有枝木山之陽兮山木貴思紀崟巖兮樛

單柯兮矯首君不來兮木以老

於牣亭記

長洲郭汝載家城北綠雲里汝載治士有恒心恒産去家東鑿疏壤為沼循沼内為副隄築内為中洲内外隄亘以嘉木柳枝桃花緋綠互煥亭洲之中以主張衆美謂生意無若羣鱗之繁且妙也名亭以於牣僕游焉而樂汝載曰吾不為賓謀也者而為是吾樂而之是而樂益憂而之是而憂損吾謂魚獨吾樂今而後知其衆而

斯名之宜夫子曰然執道以御物道不精失物情徵物於往者之於道也則居可知矣古之言魚之樂一也莊周公孫僑子思之徒與周之爲雅者二其爲樂一也夫枯轍旱陸易煦沫而斗津吾邀然樂其樂而況方舍縱縱遊乎伐冰之家之池洋洋悠悠又況躍沼于淵極與翔摩戾空者咸察焉又況泳洄德涯遨盤道川微鱗巨鬣左右克盈其爲情無以尚之者乎故稱魚之至者古今底于平王子善稱哉然吾始樂之今有憂焉魚吾之

盡性皆以遇聖人今魚遇聖人處乎治情盡耳吾與子生聖人時被聖人教將求為聖人用能若魚之䂓然無為乎若是則負聖人矣夫魚滿沼賢才滿天下吾與子於是不可以賢才自居不可以滿自䂓居則驕驕則傾䂓則怠怠則戮傾與戮非魚所知吾與子罪也故於是當脩焉無作魚羞子曰諾予曰夫魚且勿可羞而況室居名言之張奓乎汝載瞿然請記之

清兮亭記

居天下名山水性氣不足以充發之且當與闤坐市立者殊科矧抱質澄雅又知讀書事隱是境之為其專且名也亦不辱矣洞庭天下名區也金作之山玉作之水不肯受塵土一點羅氏居之哦山嘯水吞烟吐霞衣流冠石作一亭儲羣勝號之曰清兮來邀予志心地之接者於亭楣噫去孺子二千年不聞洞庭有擅玆名者葢天勝不遷知契而取者自寡或有之矣而我未之見也未之見而昉見之又烏得而忘言也噫毋緇而衣毋棘

而足吾他時占子舊纓當無一絲髮垢濁

吹緑亭記

錢氏有大圃焉一方池居前旁為亭面東軒豁疏徹不受一泥壒入每坐欄臨流四簷草木生氣蓊合翔禽交呼波菱水蕻膏碧亂擲游鱗潛鬣時時撥剌出入水面水痕散而為羅縠而為珠澄而為練一坐便廢晝夜酣暢之餘取五柳先生巾漉蘇州蓮花白時嚥饒州一白醆旋入池采菱剥蓮菂飽啖手自垂綸釣鮮魴煮洞庭

橘子皮酒烹之以薦抱阮咸作一兩曲熈熈而醺冥冥而眠仰面看碧落高歌歸去來歌已長嘯流雲數聲却夢與點也接與沂雩一境然後寤亭之趣大畧如此主人𢿱徹二兄弟得之最深夏日予過之以為趣頗分請名亭而文之予大意以為亭趣惟有生意故勝遂用韓吏部詩語摘二字題之曰吹緑

楊氏祭田記

曲禮曰禮從宜禮器曰禮時為大順次之稱次之禮之

重於祭久矣若夫士祭之田其在於王制既曰有田則祭無田則薦而又曰圭田無征在於孟軻氏之書既曰卿以下必有圭田五十畆而又曰士無田亦不祭然則田之有無未決也觀周禮地官任土之法有士田圭田鄭司農以士謂仕謂仕則賜圭田然則圭田亦以賜否為有無與夫制之存乎籍者如此後世何居乎自井田廢而禮隨以遷近世朱氏所述以立祠堂置祭田冠乎有家之四典令士誦法聖賢知重於是矣然必執而望

之上之人之賜乎則禮無時而行矣葢聖朝調酌古今仕者祿而不田至大勲庸之賜間出焉亦先王意也士於是得為而為之弗禁也不得為而不為弗讓也得不得者力之謂也然則士於是得為而為之亦近於所謂時者歟近於所謂天地之祭宗廟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義而順者歟近於所謂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而稱者歟皆從宜者也亦為之而已矣嗚呼吾獨慨夫為之者之寡也夫得為而為之上也不得為而為之次也不

得為而不為又其次也得為而不為斯下矣某郡楊某
室既侈富禮典周舉屬求予記其祭田夫人則知祭矣
祭而以禮者寡也禮而知以時又寡也禮亡時得而能
調酌建置以不失先王之意不悖時王之宜又益寡也
是所謂上焉者其可嘉哉盍世以其得為者而他為焉
又多也不亦重可嘉哉雖然萬物之情外必自中某之
所為盍不特是樂其發慎其獨所謂外心内心其必能
交致矣夫田之度籍之石陰

南山隱居記

孫居潤殆五百年當大江之瀆嚴莊之郊依山北而家天順中故處士大章有三子各授以業季氏公正君得山南地地廣而膂君時壯且敏視其地若玉未琢也力治之薙其蕪夷其垤壚其埴整其繚築其領為第易其幅為疇藝其畬為圃第之屬敞而為堂密而為室重而為樓虛而為亭敞者主之餘者從之其制無飛題藻繢之靡其貯惟琴書耕織之具疇之屬有畝有畞有溝有

瀦其種秔秫麥菽圃之屬鑿曰沼疊曰山障曰籬通曰
徑其植柿栗桐漆松杉竹蔬麻枲大率居尚樸固而等
威有章物可游玩而材實給用美足暢適而規可示後
於是地事乃盡而安處焉挈鉏共簡編並持樂道與治
生偕事子姓日侍賔朋時集安之而不遷享之而亡怍
信居室之善者也君標其稱曰南山小隠相國長沙公
而下多爲題署復請予記夫深山大澤惟材之依故嵩
華有虎豹而蟻封無㮣猗然得而不知居之燿華於郊

饕啗於野其招伐而就禽也立至故周顗种放中道而廢以為其地蓋此又地之依夫人者也惟知道者得焉而守之大顏淵力亟擁不散乃治地以自宅心綜而躬理盈而為虛泰而為約卒食其報積於尺寸之力而收於億屢之獲樂於克羸之享而免於悖出之虞得於今之尋常而流於後之無窮也此則為隱之道而獨君以之長江大麓非斯人其疇依哉君有二子方育皆植志媢學拔類材也方領薦於鄉育業辟雍行且爭驅一日

千里此又山川不舍者予特從君請也本其雅意如是者而言之

石田記

君子之心望於世也廉而自治也勤其望之廉故甘為未輯之瑞治之勤則不寧燿其生燿無窮焉葢有不度而試者以杙為楹以撓人之堂殿君子視人恒若餘視已恒若虛每退一武曰吾弗彼若則弗可以試非謙也其自期者遐而更覺其斂而不知其已度越餘子遠矣

伍員之喻石田以弗稼猶無田也沈先生則弗稼者與其以為名所謂君子之心也先生者巢許其居服而禹稷其腎腸既自退曰吾不敢豈望於世為是名已乃去以道自治削蕭莠抉沮洳揭其堅白以對日月爽然風塵之表璆琳琅玕從厥自生自潤吾亦不强自鍵閉唯不為太倉玉食之需安於寛閑之野壽於寂寞之濵焉耳吾何恧乎哉或曰審爾先生亦獨潔者矣而亦烏乎燿弢無窮與余曰先生之植志操節也不可闕吾試與

若闞其詩非孝忠節義也無觸於膺無寄於聲油油乎茁元化之嘉種粒烝民於終古其不類杜少陵與杜之位不過一員郎無斥事自振當時而自方稷契人不笑之以詩史燿也而先生又烏乎悳哉先生之為斯稱也在少而小子言之於其老凡言諸先者當以期令則定矣敢以垂賛無止

東山竹屋記

國家有耆成股肱之臣曰大理卿金壇虞公歷輔祖宗

仁宣四朝率典憲弼教用平慎閎雅以格于人既没而
遺休垂光肆達于肖人實𠪨且訏其曰邑黌之彦來鳯
君孝秀凝特盎根世華用維紹先開來者是承是荷嘗
割父授口分之業為祊田繼兩走闕下上疏請明先公
延賞之典不報請賜謚又不報猶以言直迕權姦謫東
裔踰年天子誅姦賊宥流人來鳯得釋歸辛未春月子
邁于京師喑且慶之視其氣浩然直熏然充也問來故
來鳯曰遇明天子將復申先公事予曰不其懲歟來鳯

曰吾以直奚懲乎抑先公之道其豈和玉之類顧不能三獻哉予甚壯之明日以其所謂東山竹屋者求記亦自已有言言辛酉之秋由下第歸游莊城之東得其地勝有山水之雄秀竹木之茂悅因旁竹結屋而居以討古今索名理養節氣於是有朝陽之況虛心子之稱且上尋先公有玉雪之軒亦以竹喻玉以温栗雪以潔先公以喻吾以指言其將因地以獲先公之心獲其心尚武其道云爾凡其言之大校若此嘻既盡之矣予不足

助來鳳所不能忘言者悅來鳳之氣也夫玉所以溫栗
雪所以潔竹所以似二者所以具是姿性節操先公與
來鳳之所以有取之皆以得此氣耳至如衛古今而觀
之瑟兮僩兮赫兮喧兮衛武之竹也邦有道如矢邦無
道如矢史魚之竹也筆則筆削則削春秋成亂賊懼孔
子之竹也其在于今則出諧簫韶處光汗青惟虞氏之
竹乎此殆可以賛來鳳之志彼其留眺於綠槍金鏁之
狀注聽於瓊琚玉珮之韻與東山之佳衡宇之適以極

語言風詠之工者可語衆人非所以記來鳳

眼空臺記

鴻山自棲梁伯鸞以來居者不易稱可知已樵豎耨夫何有於地乎逮西野華公德始能居之亦始能稱之闡古構新名其特勝者至十有八嘻盛矣哉山於是為中興其間曰眼空臺者惟吟眺之所間嘗以語余余想其燕閒之時觴豆之隙哦興横生活氣欲吐則振衣而上於是衡睇六合冥諸太始不見有一長物雖山川之流

峙草木之榮瘁禽蟲之鳴寂奔伏以至乎烟霞之互彩日月之代明萬有錯於前而曽不滿吾之一瞬故舉所見而空之此其加於人信遠矣然而空有之際取舍之間而是非判焉公察之久矣故自其有而論之則日用百需鈎弋之微亦不可以去自其空則混沌七鑿宇宙之大亦不可以執譬諸飲食方食為有食已為空如不食以為空不可也食已而猶執之亦不可也蓋萬物皆備吾身而初不物於物乃君子之道也此言不可去者

也又況有是非者介乎其間鉅橋之粟於紂爲有而武王爲空時則主於空居延之節於蘇武爲有而李陵爲空時則主於有故空有不在物而在眼不在眼而在心不在心而在理不然無擇而畢歸於空西方之言非公之意也故公之所謂眼空以道爲樞者也古之爲觀者若山淵之平莊周惠施之眼也是齊也非空也塊岳杯湖李白之眼也是大也非空也二子燭道未盡故齊之大之而未至於空若公於是無必乎齊無必乎大其視

夫山河草木之屬流而自流峙而自峙以極於萬有之積而各具自然竟無一事凝塞於吾中者而又矧乎傷道敗德之初贅疣桔槷之具齷齪瑣屑膠擾煩亂交病吾心眼者哉九霄上幬八紘下陳曠然吾兩瞳子唯見一道道以眼著眼以臺著不可謂臺罔功予不佞請發公之道以鑱于臺

菊花莊記

蘭溪伊廷玉家有菊花莊以其道行於醫寓志於是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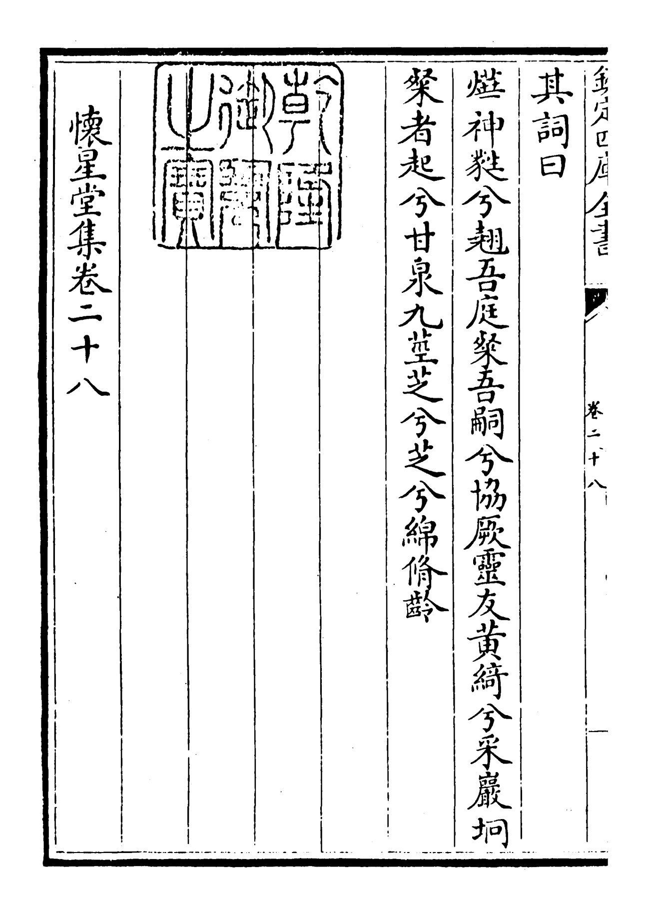
爾判太倉州龔君為道其志章子記之菊事亦大矣有菊德有菊操有菊趣有菊功舒而葩散而葉緋緑而色芬馥而氣本乎地者所共菊無貴也德而黄中操而後彫趣而幽野功而濟人斯菊善已伊亦特舉一隅吾請為徧徵之夫植焉名焉而玩游焉以助德焉厲操焉適趣焉輔體焉一身之菊莊也德孚於倫屬悉由中焉操立乎上下咸有守焉趣無弗適而體無弗康焉一家之菊莊也一家然而一國具其來至於康疲瘞活夭札州

里之菊莊也推於通國通國之菊莊也廣之天下天下之菊莊也又至乎反收内卷以小喻大物喻道則百行興而私欲亡君子進而小人退善人多而惡類消中國治而夷狄臣陰陽和而萬物遂亦人與國家天下與天地之菊莊也已小乎哉福建憲僉前翰林章公有記亦引厥旨矣龔君之命不可已且申之云爾伊君亦然之乎倘然之幸分我一落英餐

芝庭記

葉君明哲之新居在太湖東之紀革始遷而芝產焉因自稱芝庭主人吾師天官守溪先生為署二大字他日就僕問記禎妖之談古今岐焉或曰猶影響或曰濶疏至折諸聖言則如禮之云四靈春秋之書螽螟居可知矣予衡觀其間不可決謂天之有意無意在也一氣流轉或為人或為物其粹精者植出而芝動出而才秀非無種也種於太和焉矣其間有人物相為徵應者亦自不同有人未至而物先見者有人既孕而物斯從者有

人與物適相值焉者由君子言則可喜也亦可懼也昔之名卿喜佳子孫之出其門如芝之生其庭高賢固然而今吾得之是可喜也然而佳氣吾集能無迓導承凝之方歟必人與物偕而後不為吾芝之辱可符謝公言少當蒼蒼意是可懼也今葉君於是則信善矣其人恂然恭冲然和藹然才且淑也而嗣者泳游類波英藻棨發可以襲桂馨奪杏艷是封胡羯末徒也則知而無事乎懼一於喜者也既以為君慶且以佇焉而永之以歌詩



其詞曰

[illegible]神[illegible]兮趄吾庭粲吾嗣兮協厥靈友黃綺兮采巖坰

粲者起兮甘泉九莖芝兮芝兮綿脩齡

懷星堂集卷二十八